

透過國際版權交易的商業管道，售予世界各地出版社代理出版的台灣文學作品，開創了台灣文學邁向全球場域的契機。

任教於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的吳明益，大學就讀的是大眾傳播學系，受過不少影像專業訓練，而濃縮著24年影像實踐歷程的《浮光》（2014）一書，即試圖將光影化為文字。在回溯自然書寫、生態攝影到文學創作的過程中，吳明益發現影像和文字在陳述故事、生活經驗上，具有相同的本質，也正是因為《浮光》朝向攝影史的獨特創作形式和結構維度，一舉拿下2015年第39屆「金鼎獎」年度圖書獎，評審認為這本書具有影像史的深度，亦是生命經驗與影像邂逅後凝縮出的省思之作。

在散文題材的開拓下，吳明益於《單車失竊記》（2015）以一輛單車來展開物件史的創作嘗試，藉以呈現「物」與殖民歷史、戰爭創傷的龐雜命題，透過細微琢磨、知識考掘的繁複技巧，營造出一個真正存在的世界，創發另類的敘事風格及方法。而出版同年，《單車失竊記》便獲頒「台灣文學獎」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的殊榮。或許，就像吳明益說的，「要怎麼用文字將故事的光帶出來，打磨出小說感，這是小說家的才能」。

李永平



圖6 李永平
照片提供／文訊雜誌社

從婆羅洲到台灣 馬華文學的落地及生根

被譽為「文字鍊金師」的李永平（1947-），是當代台灣文學重要小說家、翻譯家，也是馬華文學發展歷程中極具分量的代表。祖籍為中國廣東的客家族群，出生於當時英屬婆羅洲沙勞越邦古晉市，高中畢業後因緣際會前往台灣求學，並且，遠赴美國攻讀碩、博士學位，於1987年放棄馬來西亞國籍，歸屬台灣，自此落地生根。溯及李永平的創作生涯，一開始即以幼年成長的婆羅洲為主要創作題材，首本在台出版的短篇小說集《拉子婦》（1976），一方面刻劃當地華人與原住民族之間的衝突、歧視，一方面也描繪出馬來人、英國人、華人、原住民族等不同種族之間糾結的政治課題。普遍來說，其後完成的《吉陵春秋》（1986）被視為展現其精緻雕琢的中國語言文字或文化典故的重要著作，張錦忠便認為「文字是他最大的特色，那是非常純正的中文，盡量讓中文表達的不那麼西化」。

事實上，從婆羅洲到台灣的跨國遷徙路徑，交織出李永平文學創作中極為重要的命題：原鄉追尋及身分認同，甚至於這樣的

複雜、異質經驗也牽引出當代華文文學的研究課題。尤其，自2002年展開的「月河三部曲」寫作，從《雨雪霏霏：婆羅洲童年記事》（2002）、《大河盡頭（上卷）：溯流》（2008）、《大河盡頭（下卷）：山》（2010）到《朱鴿書》（2015），不只開展出馬華文學大河小說的宏觀格局，更是自喻為「南洋浪子」李永平回望南洋原鄉的生命追索，王德威稱其構築一個完美的文字原鄉，「有意跨越時空，藉著文字，藉著詩，回到那純粹的原鄉想像」。如此具有文學成就、名家推崇備至的李永平，也受頒第19屆「國家文藝獎」的殊榮，成為首位獲此獎項的馬華作家，而評審肯定其用字凝練、遣詞精確，作品面向寬廣，為台灣文學注入域外風情與歷史視野。回顧這些年來的人生旅程，正如同李永平領獎時自言的註腳，「我終於完成了一趟南洋浪子的神奇台灣文學之旅」。

胡長松



圖7 胡長松

走進母語文學的風景 台語文寫作的開創及突圍

被視為新一代台語文學重要作家的胡長松（1973-），並非一開始就以母語進行

創作。1990年代中期，他開始在標榜以台灣文學為主體的《台灣新文學》雜誌，發表華語文學作品，並於1998年以《柴山少年安魂曲》（1997）獲得第3屆「王世勛小說新人獎」首獎。其後，出版華語長篇小說《骷髏酒吧》（2000），透過魔幻寫實的技法來刻劃港都底層民眾的生活樣態，繼承、開展了1970年代鄉土寫實的路線。但與此同時，胡長松已經展開台語文寫作的思考及實踐，「我認為自己是藉著創作，將母語文字化……趁著我還能跟父母用台語對話時，我有責任要將它保留，不然到我的下一代，台語就可能消失」，因而在2001年參與、成立《台語e文藝》文學季刊的發行，也擔任過《台文戰線》的主編，陸續發表台語詩作及台語小說，積極推廣台語文學的創作理念。

2005年開始，胡長松在寫作題材上逐漸轉變，關懷視野從微觀的個人生命經驗投射到宏觀的台灣歷史命題，而《槍聲》（2005）即是以台灣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台語小說集，深入地思索台灣歷史與族群命運的課題。同樣地，〈金色島嶼之歌〉（2008）亦是重探17世紀荷蘭統治時期西拉雅族的流離故事，呈現出台灣平埔族群長期以來受到歷代政權的漠視及同化，進而引領出台灣殖民歷史的深刻省思，這篇台語小說亦獲得2008年「台灣文學獎」創作類本土母語台語小說金典獎，評審綜觀其創作歷程，認為他的小說敘事風格具有西方現代文學技巧的訓練，勇於開創新徑。其後，胡長松耗時5年的時間完成約30萬字的台語長篇小說《復活的人》（2015），轉而書寫現代台灣社會下遭受壓迫的平埔族群，觸及1990年代台灣政治及社會的場景描繪。正如同胡長松自